

人 间 调 法



王国维 著 周锡山 编校
汇编·汇校·汇评



万卷出版公司

人 间 调 话

王国维 著
周锡山 编校
汇编·汇校·汇评



© 王国维 20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周锡山编校.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 1

ISBN 978-7-80759-565-6

I. 人… II. 周… III. ①词话（文学）—中国—近代 ②人间词话—文学评论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3870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200千字

印张: 11.375

出版时间: 2009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亦言

美术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责任校对: 尹宝茹

ISBN 978-7-80759-565-6

定价: 25.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前 言

王国维（1877 - 1927），晚年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是 20 世纪中国社会和人文学科的第一大学者，取得了众多领先于国际学术界的巨大成就。

王国维创立的意境说美学体系是 20 世纪领先于国际学术界的伟大学术成果。《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美学体系中最重要著作之一，是提出和建构意境说（境界说）美学体系的主要著作之一。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中国美学的十大经典名著之一，也是 20 世纪中国成就最高的美学名著。

本书收齐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各种版本：手稿本，定稿本，未刊本，删改本、选本和通行本，及通行本中的附录本。又将以上诸本作汇校，以方便读者阅读和思考。

为帮助青年读者读懂这部经典著作，本书作了注解。注解有人名的介绍和词话中引及的诗词原文及其难点的解释，向读者提供比较全面的知识。

本书的汇评涵盖 20 世纪的诸家评论。汇评部分并非将所有的评论全部列入，这并无必要，因为有不少评论已经过时或者缺乏独到的见解，甚至观点错误。有的观点值得商榷，甚或是错误的，但有独特的见解，本书也收入。总之，本书的汇评是将精彩的有独到见解的评论收集在一起，便于读者参考和在此基础上做出更深入的思考。

王国维是中国 20 世纪美学研究三大热门（《文心雕龙》、金

圣叹和王国维)之一,研究者云集。在王国维研究中,著名学者陈鸿祥、(谭)佛维和叶嘉莹用时用力最多。其中陈鸿祥先生在王国维文学美学的研究中,创获最多;(谭)佛维先生在原著整理收集和诗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叶嘉莹先生在诗词欣赏方面用力最勤。在《人间词话》文本的整理和研究中,著名学者滕惠成、刘烜先生等,贡献卓著。

继学界前贤之后,编者本人也将王国维作为自己研究的重要观照对象之一。自1981年笔者开始收集王国维的著作资料并编辑王国维的著作集、于1985年1月29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发表《博大精深 学贯中西——王国维评传》以来,出席了中国大陆举办的王国维学术研讨的全部重要会议,提交的论文都收入大会的学术论文集;继出版和即将出版的《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编校,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1988)、《王国维选集》(4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出)和《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和十余篇论文之后,近年又连续发表《论王国维的伟大学术成就对当代世界的价值》(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和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主办“97·王国维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融会中西古今之学而创新说——试论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和道路》(《文史知识》1997年第7期《论王国维的曲学和西学》(《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戏剧·戏曲研究》1999年第1期)《论王国维的“意志”悲剧说》(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戏曲研究》第56期,2002;《上海作家作品双年选·古代文学卷》,2004)等多篇论文。限于篇幅,本书汇评中也略收几则其中的重要观点。在王国维研究方面,笔者近年的学术兴趣已转向从王国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出发,探索新的进程。如从王国维的“意志”一语所受的启发,探索和总结中国的意志悲剧和意志戏剧,描述中国意志悲剧的总貌并论证中国的意志悲剧是与西方命运悲剧、性格悲剧和社会悲

剧的成就同样卓越的戏剧种类和同样重要的发展阶段；用意境说的重要观点研究和评论西方文学艺术名著等，并已有初步成果发表，还将在近期内以专著形式发表自己的见解，敬请读者和学者指正。

学术研究中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犹如积薪，后来居上，后人的工作总是得到前人提供的基础。本书的汇编汇校汇评工作，要感谢已经出版的前贤和同行的成果尤其是各种《人间词话》版本的整理者和研究者。

我于1987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是第一部收齐王国维有关论著的整理本，出版后得到众多学者的称引，已有颇大影响。此书中的《人间词话》收齐各种版本并作了汇校。这次单独出版《人间词话》解读本，又增加了手稿中被划去的原文，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王国维的思路进程，以便读者揣摩和体会学术宗师的治学方法。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又增加“解读”部分。与本次同时出版的“20世纪学术宗师解读书系·王国维”的另两种书——《王国维中国文学美学论集》和《王国维西方文学美学论集》由我撰写的形式不同，本书用注释和汇评的方式作为解读，因成书时间和全书篇幅的限制，仅有少数几则有我撰写的解读内容。

我在今年列入上海和山西的重点书有三个专业方向（历史学、美术学和哲、美学）的三套书系共5种书籍：除王国维“20世纪学术宗师解读书系·王国维”的第一批这三种书以外，还有《汉匈四千年之战》（“历史新观察书系”第三种，前2种为《流民皇帝——从刘邦到朱元璋》、《临朝太后——从吕太后到慈禧》，上海画报出版社已出）、《上海美术史》（图文本，文汇出版社将出）。敬请有兴趣的读者参阅并批评指正。

周锡山

2004年4月于上海九学斋

再版附言

本书出版近5年来，甚得读者、专家的厚爱和好评，研究生网、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都在网上给以推荐，我深为铭感。惜因我提供的电子稿件，出版社编排时因不同字码系统转换，出现了一些错误，造成错字、转行等失误，又因出版时间紧迫，出版社未能来得及让我审读校样，也因此出现了疏漏。此次再版，皆已修正，并向初版购买者郑重致歉！

这次再版，汇评部分在篇幅容许的前提下，又略为补入近年研究新成果。初版时因篇幅限制，我的解读文字过少，不少读者对此仍有新的期待，所以这次再版，每则都有解读（删稿和附录有数则没有解读），且能畅所欲言，增补了我的很多新的见解。本书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各位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周锡山

2008年11月于上海九学斋

《人间词话》 的版本情况和本书的编校说明

《人间词话》在作者生前即已发表，内共有 64 条，其中 63 条是由作者从 125 条手稿中摘编出来，次序另作排列，文字略有改动，并新增一条。作者逝世后，赵万里又从手稿中挑选出 49 条，称为《人间词话删稿》。赵万里发表这 49 条时，对作者的原稿作了一些删、改。赵万里又从作者其他著述中摘出有关词的论述 29 条，称为《人间词话附录》一起发表。此书由徐调孚校注、王幼安校订，编入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著选辑》丛书中，成为海内最通行、最权威的版本。赵、徐、王先生对《人间词话》的流布和研究，做了许多重要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此为海内外学者之所共睹，不用赘述焉。

但是这个本子也有一些缺点。首先，赵万里未将手稿的剩下部分全部公布，还有 13 条没有发表，这样读者就无从窥见手稿的全貌。其次，赵万里先生将手稿的内容作了多次删、改，使读者无法看到手稿的原貌。另外，赵万里先生在发表手稿剩下内容时，用《人间词话删稿》一名，也很有些不妥。王国维先生当年将自己的手稿挑选了一些公之于世，剩下的部分我们只能称之为“未刊稿”，而不能讲是“删稿”。手稿中有 12 条，作者自己已删去，这才是真正的“删稿”。因此，本书就根据王国维先生的原意，分成：一“《人间词话》，二、《人间词话未刊稿》，三、《人间词话删稿》。另将赵万里、陈乃乾原辑的《人间词话附录》

也照旧附在后面（次序略作调动）。不过，这个《附录》一方面对读者很有用，通过它，读者可一目了然地看到作者的其他论词观点，以免翻检之劳。但另一方面，这个《附录》决不可和《人间词话》混为一谈，因为其中有些论点是作者后来的思想，与《人间词话》中的观点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作者对周邦彦的看法，《附录》中的评论和《词话》相比竟判若两人。《人间词话》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专著，它的观点是审慎而前后统一的。如将《附录》与它混为一谈，就等于在同一本书中出现了矛盾的观点，这会引起读者的误会。就是未刊稿和删稿也决不能与《人间词话》手定本等量齐观。

本书的《人间词话》部分，以作者手定本为底本，校以朴社本、两个《遗书》本和作者的手稿。从手稿和定本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思想发展的某些脉络，以供我们研究时参考。《未刊稿》、《删稿》，为尊重原作者起见，以手稿为底本，按手稿次序排列，并补上通行本未载之十三条；赵、徐、王的通行本影响很大，故而将其删、改部分列入校记中，以供读者参阅。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人间词话》的写作和定稿的发展过程，笔者特将《手稿》、本书和通行本的条目次序列一对照表，附在原文之后。

今将《人间词话》手稿中定稿前的被删改的原稿也增入校记中，又补入作者《二牖轩随录》中的《人间词话选》，供读者和研究者参考。《人间词话选》由作者自选，取舍之间，可见作者的观点；次序和少数字句也有改动，可看作是作者的新的定本。

目 录

前言 001

再版附言 004

《人间词话》的版本情况和本书的编校说明 005

人间词话 001

人间词话未刊稿 230

人间词话删稿 294

人间词话附录 309

人间词话述 343

附录

《人间词话》手稿和本编、通行本条目次序对照表 348

俞平伯《重印人间词话序》 350

戚法仁《人间词话》补笺序 351

人 间 词 话

—

词以境界为最上。^[1]有境界，则自成高格，^[2]自有名句。^①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汇 校

①“自成”二句，手稿原作“不期工而自工”。

注 释

- [1] 境界：借用佛经中的概念，原指疆界、疆域；佛经中用的“境界”，又指“自家势力所及之境土”（《佛学大辞典》），指个人在人的感受能力之所及，或精神上所能达到的境地。文艺作品中的境界指情、景和事物交融所形成的艺术高度。
- [2] 高格：作品的高级的品第、等级；作品的取意高妙，或格调高雅，风格高迈超逸。

汇 评

李长之《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

境界即作品中的世界。不错，作品中的世界，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不同，但这不同处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在普通的世界，只是客观的存在而已，在作品的世界，却是客观的存在之外再加上作者的主观，搅在一起，便变作一个混同的有真景物有真感情的世界。

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 人间词话讲疏》（1937年）第169页，（成都

古籍出版社 1983 年影印本)

妙手造文，能使其纷沓之情思，为极自然之表现，望之不啻为真实之暴露，是即作者辛勤缔造之境界。若不符自然之理，妄有表现，此则幻想之果，难诣真境矣。故必真实始得谓之境界，必运思循乎自然之法则，始能造此境界。

唐圭璋《评〈人间词话〉》(《斯文》卷一，第21-22合期，1941年8月)

予谓境界固为词中紧要之事，然不可舍情韵而专倡此二字。境界亦自人心中体会得来，不能截然独立。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并不专在境界上。而只是一二名句，亦不足包括境界，且不足以尽全词之美妙。上乘作品，往往情境交融，一片浑成，不能强分；即如《花间集》及二主之词，吾人岂能割裂单句，以为独绝在是耶？！

刘任萍《境界论及其称谓来源》(《人间世》第17期，1945年)

“境界”之含义，实合“意”与“境”二者而成。

李泽厚《“意境”杂谈》(《光明日报》1957年6月9日、16日)

因为“意境”是经过艺术家的主观把握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存在，它已大不同于生活中的“境界”的原型。所以，“意境”二字就比似稍偏于单纯客观意味的“境界”二字为更准确。

“意境”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一样，是比“形象”(“象”)、“情感”(“情”)更高一级的美学范畴。因为它们不但包含了“象”“情”两个方面，而且还特别扬弃了它们的主(“情”)客(“象”)观的片面性而构成了一完整统一、独立的艺术存在。

陈咏《略谈“境界”说》(《光明日报》1957年12月12日)

他谈到五代孙光宪的词时说：“昔黄玉林赏其‘一庭花雨湿春愁’为古今佳句。余以为不若‘片帆烟际闪孤光’尤有境界也。”为什么片帆句比一庭句尤有境界呢？难道这一句中的思想感情比那一句的来得进步、高洁、真切？我看不是的。比较下来，二者的差别首先在于片帆句提供了鲜明的艺术形象，勾勒出一幅清晰生动的图画；而一庭句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至少词句提供的形象是不够鲜明、具体的。可见，所谓有境界，也即是指能写出具体的、鲜明的艺术形象。

叶秀山《也谈王国维的“境界”说》(《光明日报》1958年3月16日)

他的“境界”说是力图探求艺术的本质因素，同时他的有关艺术形象

的生动性、含蓄等具体特点，都是分析得很仔细的。

林雨华《论王国维的唯心主义美学观》（《新建设》，1964年第3期）

可以说，“意境”或“境界”，是艺术形象及其艺术环境在读者心中所起的共鸣作用；“意境”或“境界”又是读者艺术欣赏时的心理状态。

张文勋《从〈人间词话〉看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实质》（《学术研究》1964年第3期）

他所说的“境界”，不外是作品中的“情”与“景”二者，也就是说，客观的景物和主观的思想感情在作品中的鲜明、形象的表现，是“情”与“景”的统一。这里，接触到文学艺术的形象性的特征问题。我们知道，所谓“境界”，就是作家借助于典型化的方法，在作品中所创造出来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虽然，有的作家以抒情为主，有的以写景为主，但任何艺术形象，都是作家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概括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常说的“境界”二字的含义，首先是包括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的广度，同时也包括作品中的形象的鲜明生动的程度。由于文学艺术具有“在个别中显现一般”的特点，所以能在有限的“境界”中，引起读者的无限的联想和想像，给人以艺术的感染力。

佛雏《“境界”说辨源兼评其实质——王国维美学思想批判之二》（《扬州师院学报》1964年第19期）

在诗词中，境界（意境）指的是，通过为外物所一刹兴起的抒情诗人的某种具体的典型感受，以此或主要凝为“外景”（造型形象）或主要凝为“心画”（表现形象），反映出生活的某一本质方面或某一侧面的一种单纯的、有机的、富于个性特征的艺术结构。

任访秋《略论王国维及其文艺思想》（《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5期）

所谓“境界”，也就是生活图画，也就是形象特征。至于“境界”决不是单指客观世界中的景物，并且包括有作者的感情在内：“景非独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这就说明作品必须能对现实生活作生动真实的表现，才算是有境界。因为只有达到这个地步，才能给读者以亲切的感受。

周煦良《〈人间词话〉评述》（《书林》1980年第1期）

今天重读《人间词话》，我发觉我对“境界”一词的理解和使用，可能与王氏有一个重要差别。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即是说有些词可以没

有境界。我则认为诗词或其他艺术都是表现一种境界；没有不表现境界的艺术；不表现境界的艺术，它就只是记录，不是艺术。

祖保泉《关于王国维三题》（《安徽师大学报》1980年第1期）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谈“境界”主要是词的艺术境界。这种艺术境界正是“经过艺术家的主观把握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存在”，而不是“生活中的境界的原型”。我们叫这种“艺术存在”为有“意境”或有“境界”，都是一样的，在实质上没有什么差别。

徐复观《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说试评》（《中国文学论集续篇》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

王氏的所谓“境界”，是与“境”不分，而“境”又是与“景”通用的。此通过他全书的用辞而可见。他虽然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但他的重点，是放在景物之境的上，所以《词话》的第二条即是“有造境，有写境”。第三条即是“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因而他之所谓境界或境，实则传统上之所谓“景”，所谓“写景”。全书中不仅“境”“景”常互用；且所用境字境界字，多可与景字互易。当他引黄山谷“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为我辈设”的话后，自己加以发挥时，即将山谷的景字易为他自己所爱用的境界两字凡七次之多。王夫之《姜斋诗话》“有大景，有小景”；而王氏即称为“境界有大小”。惟自唐代起，多数用法，境可以同于景，但境界并不同于景。在道德、文学、艺术中用“境界”一词时，首先指的是由人格修养而来的精神所达到的层次。例如说某人的境界高，某人的境界低。精神的层次，影响对事物、自然，所能把握到的层次。由此而表现为文学艺术时，即成为文学艺术的境界。所以文学艺术中的境界，乃主客合一的产物。仅就风景之景而言，亦即仅就自然而言，乃纯客观地存在，不能构成有层次性的境界。若未加上由人格修养而来的精神作用，而仅就喜怒哀乐的自身来说，则系统主观的浑沌。王氏既把境界与景混同起来，于是除他书中的少数歧义外，他所说的“词以境界为最上”，实等于说“词以写景为最上”。写景在中国诗词中，本占有重要地位，我在此文中，也顺便提出来加以讨论。但王氏何以觉得他所提出的境界说，较之兴趣、气质、神韵，为能“探其本”？严沧浪的所谓“兴趣”，指的是情景两相凑泊时的精神状态，写景乃由此而出，恐不能与王氏之所谓境界，分孰本孰末。“气质”一词，在传统的诗文评论中，极为少见，王氏大概指的是“气格”或“骨气”。“气格”与“神

韵”，都与传统的所谓境界，密切关连在一起。而写景，只是表现中的一种技巧，两者之间，如何可以论本末？由此也可知王氏所言诗词的本末，与传统所言的诗词的本末，实大异其趣。传统未必是，王氏的推陈出新未必非。但在诗词创作的长期体验中，写景虽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却很难说写景为诗词创作之本。因王氏执此以为本，所以王氏对写景问题，也似乎没有彻底把握到。

王文生《王国维的文学思想初探》（《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1982年第7期）

以王国维这样一个严肃的学者，在前后几年里，交相反复地使用“意境”和“境界”来作为他评词、评诗、评剧的基准，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我个人以为，这种情况反映了他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当他在1906年写作《人间词甲稿序》时，他虽已认识到为了纠正清代词坛的弊病必须向五代北宋词学习，但还没有从理论上去总结五代北宋词的特点。1907年的《人间词乙稿序》则在认识上有一个发展，不仅明确标举“意境”为五代北宋词之所长，而且对这个传统概念作了一定的阐释。1908年他写作《人间词话》时，他显然是想在传统的“意境”之外，另立新说，因而提出“境界”。然而，在他的心目中还不能把“境界”和“意境”明确地分别开来。如他在《人间词话》里有意统一使用“境界”这个概念时，还不经心地用了“意境”的概念，就看出了这种迹象。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第6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意境说的精髓，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境生于象外”。艺术家的审美对象不是“象”，而是“境”。“境”是“虚”与“实”的统一。所以“意境”的范畴不等于一般艺术形象的范畴（“意象”）。“意境”是“意象”，但不是任何“意象”都是“意境”。“意境”的内涵比“意象”的内涵丰富。“意境”既包涵有“意象”共同具有的一般的规定，又包涵有自己的特殊的规定。正因为样，所以“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特的范畴。

我们再看王国维的境界说。我们分析了王国维所谓“境界”（或“意境”）的三层涵义：第一是强调情与景、意与象、隐与秀的交融与统一；第二是强调真景物、真感情，即强调再现的真实性；第三是强调文学语言对于意象的充分、完美的传达，即强调文学语言的直接形象感。王国维抓住的这三个方面，他论述和发挥的三层涵义，恰恰都是“意境”作为艺术形象（“意象”）的一般的规定性。“意境”的特殊的规定性却被他完全撇开

了。王国维用了一些西方美学的概念来解释“意境”。但是他没有把握住意境说的精髓。根据他的解释，“意境”（或“境界”）这个范畴就等同于一般的艺术形象的范畴，即等同于“意象”这个范畴，而不再是一个独特的范畴。因此，如果我们不停留于表面的术语，而是从实质看问题，那就应该说，王国维的境界说并不属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说的范围，而是属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意象说的范围。

陈鸿祥《“境界”探源——〈人间词话〉续考》（《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

孔子“思无邪”，“拈”出于《鲁颂·驹》第四章；王国维“境界”二字，表面上虽“拈”出于前人诗（词）话文论，而其初实出于此诗首章：“驹驹牧马，在坰之野。薄言驹者，有驹有皇，有驹有黄，以车彭彭。思无疆，思马斯藏。”“疆”，即“界”，“境界”之谓也。朱注：“思无疆，言其思之深广无穷也。”而这与王国维要求的“诗人之眼”，恰恰吻合。

姚一葦《艺术之奥秘》第314页（漓江出版社1987）

由于王氏未有严格地确定境界一词之界域，从而有时作为评价之用语，若境界之有与无，境界之高与低是也；有时非作为评价之用语，若有造境与写境之分，境界之有我与无我是也。因此我认为前一场合，即作为评价之用语时，可谓之为境界；则后一场合，即非作为评价之用语时，不可谓之为境界，仅可谓之为风格。我所谓风格是一个纯客观的用语，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

冯友兰《中国近代美学的奠基人——王国维》（《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第191、198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

本书认为哲学所能使人达到的全部精审状态应该称为境界，艺术作品所表达的可以称为意境，《词话》所讲的主要是艺术作品所表达的，所以应该称为意境。这里所说的“应该”并不是本书强加给王国维的，这是从他的美学思想的内部逻辑推出来的，而且是王国维自己用的一个概念。

艺术作品最可贵之处是它所表达的意境。一个大艺术家有高的天才，伟大的人格，广博的学问，有很好的预想，作出来的作品自然也有很高的意境，这是不可学的。

周锡山《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第188-189页、178-1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境界说，又称意境说，是王国维的诗学核心和美学核心。王国维美学

中的境界说是横贯诗歌和小说、戏曲所有领域的最高层次的理论。王国维诗学中的境界说主要见于《人间词话》，其内容主要有论诗的境界，广义的境界，境界的构成和几对有关境界的范畴等四个方面。

论诗的境界（四、境界说之1）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第一则即开宗明义地宣布：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又于后来编入《人间词话附录》之《人间词·乙稿序》中说：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深，或以意深，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

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

指出词和整个文学的最高标准是境界或曰意境，以境界为最上。或者说有境界、意境深是衡量文学的唯一最高标准。

论品格（三、诗学总论之4）

王国维在重视内容和技巧的基础上极其重视作品的品格。品，指作品应达到的高品位。格，指作品应具备的高格调。作品的品格，一是作者本人的品格和作品内容的结合的结果，即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完美结合才能达到的。达到的途径是审美主体的品格向审美客体潜移默化地渗透，再由后者即作品反映出前者即作者的品格。没有高度的技巧，作者空有雄心壮志，眼高手低，力不从心，也无法达到，作者的品格无法转化成作品的品格。作品的品格反映作者的品格，用作者和作品的真实性做为桥梁，使两者具有一致性或统一性，我国古代美学家据此建立了“诗品犹如人品”的著名美学原理。王国维的论品格，始终贯穿着这个重要的美学原理。

王国维以“品格”（《人间词话》三二）作为评论作者和作品的重要标准。也常单独以“格调”评论，如他认为“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人间词话》四二），他表示姜夔是他所喜好的之二、三南宋词人之一，即因其人格调高绝。反映到词作中，王国维认为“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之类，皆“格韵高绝”。（《人间词话》三九）将格与韵连在一起。韵，这里主要指节奏、音韵，作品的音乐性效果，也兼指作